

沔陽州志卷十四

沔陽童承敘

人物列傳上

春秋鬪穀女曰於音菟漢書作字子文生於邲初若敖

娶於邲生鬪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邲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名之而字子文為楚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遂滅弦復伐隨取成而還子玉伐陳子文以為功使為令尹叔伯曰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人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楚子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

沔陽州志卷十四

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為賈獨否曰子玉剛而無禮舉以敗國又何賀焉後卒敗於晉而死初子良子文兄生越椒子文曰必滅若敖氏矣殺之子良不可子文大感將死泣曰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臯澣之役竟以子越滅若敖氏箴尹克黃子文孫使齊而還王日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

史敘日子文毀家紓國委政讓功子張所謂無喜愠色者也然明於越椒而闇於得臣故孔子許其忠而抑其仁與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

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觀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判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趾牧欲避世難議未卽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卻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當收儉治罪扶亦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遼棄官俱隨

焉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祗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習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爲東界攝斂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時來焉家故焉遣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州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擊殺岐龍焉意漸

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荆州牧劉表表上焉有似子
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
御史璋爲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惟小子別駕司
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時征西將
軍馬騰屯郡而反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
泄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
議郎河南龐羲與焉通家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
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旣痛其子
又感祲災興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大使趙韙貪璋
溫仁共上璋爲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爲監軍使者領益
州牧以韙爲征東中郎將率眾擊劉表

璋字季玉旣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
母及弟遂爲讐敵璋屢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
在巴西故以羲爲巴西太守領兵禦魯後羲與璋情好
攜隙趙韙稱兵內向眾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
入故也璋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
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障
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
曹公拜肅爲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
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會曹公軍
不利於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因說
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

連好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黃權陳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去成都三千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明年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尙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年

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膚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先主遷璋於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爲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郡反附於吳權復以璋子闡爲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闡還吳爲御史中丞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定蜀羲爲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羲啟留循先主以爲奉車中郎將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晉陳壽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

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史敘曰焉求牧交本以避世也以聞董扶之言輒萌異圖何其戾哉扶素負重名稱爲儒宗至爲焉計但以望氣爲言其視隆中之說遠矣璋反復曹劉依違指使成都之圍兵強粟富而不能一戰史稱璋闇弱信哉

宋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太祖益爲興世少時家貧南郡宗珍之爲竟陵郡興世依之爲客竟陵舊置軍府以補參軍督護不就白衣隨王玄暮伐蠻每

戰輒有禽獲玄暮舊部曲諸將不及也甚奇之興世還白太祖稱其膽力後隨世祖鎮尋陽以補南中參軍督護入討元凶隸柳元景爲前鋒事定轉員外將軍領從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玄暮出梁山有戰功除建平王宏中軍行參軍領長刀又隸西平王子尙爲直衛坐從子尙入臺棄仗游走下獄免官復以白衣充直衛大明末除員外散騎侍郎仍除宣威將軍隨郡太守未行太宗卽位四方反叛進興世號龍驤將軍領水軍距南賊於赭圻築二城於湖口僞龍驤將軍陳慶領舸於前爲游軍興世率龍驤將軍佼長生董凱之攻克二城因擊慶慶戰大敗投水死者數千人時臺軍據赭圻南賊屯

誰尾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
今雖相持有餘而制敵不足今者以兵數千潛出其上
因險自固隨宜斷截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沮中流一
梗糧運自艱制賊之奇莫過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
計時豫州刺史殷琰之據壽陽同逆爲劉劭所攻南賊
遣龐孟虬率軍助琰劉劭遣信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
欲遣興世救之問沈攸之攸之曰孟虬蟻寇必無能爲
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若有意外且以江西餌之
上流若據不憂不殄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
乃遣段佛榮等援劭興世欲率所領直取大雷而軍旅
未集不足分張會薛索兒平定太宗使張永以步騎五

千留戍盱眙餘眾二萬人悉遣南討山陽又尋平徵阮
佃夫所領諸軍悉還南伐眾軍大集乃分戰士七千配
興世興世乃令輕舸沂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
復如此使賊不爲之備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尙
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人物欲輕據我上興世
謂攸之等曰上流惟有錢谿可據地旣險要江又甚狹
去大眾不遠應赴無難江有洄洑船下必來泊岸有橫
浦可以藏船舸二三爲宜乃夜渡湖口至散頭因復回
下疑之其夜四更值風仍舉颿直前賊亦遣胡靈秀諸
軍於東岸相翼而上世興夕住景江浦宿賊亦不進夜
潛遣黃道標領七十舸徑據錢谿營立城砦明日興世

與軍齊集停一宿劉胡自領水部二十六軍平旦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曰賊來尙遠而氣盛矢驟驟旣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之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治城如故俄而賊來轉近舫入洄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數百擊之眾軍相繼進胡於是敗走斬級數百投水者甚眾胡收軍而下時興世城壘未固司徒建安王休仁慮賊并力更攻錢谿欲分其形勢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靈遺等以皮艦二十攻賊濃湖苦戰連日斬獲千數是日劉胡果率眾軍欲更攻興世未至錢谿數十里袁顛以濃湖之兵急遽追之錢谿城砦由此得立賊連戰轉敗興世又遏其糧道尋陽遣運

至南陵不敢下賊眾漸饑劉胡乃遣顛安北府司馬僞右軍沈仲玉領千人步取南陵迎接糧運仲玉至南陵領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閒信報胡令遣重軍援接興世壽寂之任農夫李安民等三千人至貴口擊之與仲玉相值交戰盡日仲玉走還顛營悉虜其資實賊眾大敗震胡棄軍遁走顛仍亦奔散興世率軍追討與吳喜共平江陵遷左軍將軍尋爲督豫司二州南豫州六郡諸軍事封作唐縣侯食邑千戶徵爲游擊將軍海道北伐假輔國將軍加節置佐無功而還四年遷太子右衛率又以本官領驍騎將軍與左衛將軍沈攸之參員置五年轉左

衛將軍六年中領軍劉劭當鎮廣陵興世權兼領軍泰
豫元年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
軍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尋加寧蠻校尉桂陽王休範
反興世遣軍赴朝廷未發而事平進號征虜將軍廢帝
元徽三年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五年以疾病
徙光祿大夫常侍如故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五十九
追贈本官興世居臨泗水泗水自襄陽以下至於九江
三千里中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
生洲年年漸大及至興世爲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
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興世欲將往襄陽愛戀鄉里不
肯去嘗謂興世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送一部行

河陽州志卷十四

八

田時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憲譬之曰此是太子鼓角
非田舍老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
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後行興世子欣業當嗣封
會齊受禪國除梁沈約曰兵固詭道勝在用奇當二帝
爭雄天人之分未決南北連兵相阨而不得進者半歲
矣蓋乃趙壁拔幟之機官渡潛師之日至於鵲浦投戈
實興世用奇力也建旆垂組豈徒然哉

史敘曰鵲頭之戰畫勝算摧疆鋒固作唐之奇功也然
久秉軍旅之寄歷事猜昏之主能以功名自終且復慶
施厥嗣洲嶼之生豈真有意哉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役稍至傳教臧質

爲郡轉齋師及去職將回自隨質爲雒州回復爲齋師
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戶質在江州擢領白直隊
主隨質於梁山敗走向豫章爲臺軍主謝承祖所錄付
江州作部遇赦得原回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打詐
稱江夏王義恭馬客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
明寶被繫差回爲戶伯性便辟勤謹奉事明寶竭盡心
力明寶尋得原赦委任如初啟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
宅及西江墅事性有巧藝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
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爲劫盜
會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明寶啟太宗使回募江西楚
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寧朔將軍軍主隸劉勔西討於

死虎破杜叔寶軍除山陽王休祐驃騎行參軍龍驤將
軍攻合肥破之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二
百戶後廢帝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以屯騎校尉
領軍隸蕭道成於新亭創詐降計事在休範傳回見休
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卽
日斬休範事平轉回驍騎將加輔師將軍進爵爲侯改
封聞喜縣增邑千戶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
郡太守建平王景素據京口反遣回與李安民等討之
又命段佛榮爲都統回先與景素通謀蕭道成知回有
異志故使安民佛榮偕行回私戒士卒逢京口兵勿得
戰然迫於佛榮且見京口軍弱遂不發及拔京口回軍

先入自謂誓不殺諸王又以景素讓張倪奴斬之事平道成釋回不問增邑五百戶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守如故明年遷右衛將軍常侍如故沈攸之反以回爲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率眾出新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石頭謀誅道成回與新亭諸將帥任侯伯彭文之王宜興孫曇瓘等謀應粲粲事發侯伯等並乘船赴石頭惟曇瓘先至得人侯伯等至而粲已平回本期詰旦率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道成於朝堂事既不果道成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慮或反告因其不從處分斬之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至鎮進號鎮

西將軍改督爲都督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兖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增邑二千戶並前三千七百戶改都督南兖徐兗青冀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如故道成以回終爲禍亂乃上表曰黃回出自廝伍本無信行仰值泰始謬被馳驅階藉風雲累叨顯仕及沈攸之作逆事切戎機臣聞於知人冀其搏噬遣統前鋒竟不接刃軍至郢城乘威迫脅陵掠所加必先尊貴武陵王馬器服威被虜奪城內文武剝剔靡遺及至還都縱恣彌甚先朝御服猶有二輿弓劍遺思尙在軍府回遂啟求以擬私用僭侮無厭罔顧天極又廣納逋亡多受劫盜親信此等並爲爪牙觀

其凶狡憂在不測惡積臯著非可含忍應加勦除以明
國憲尋其釁狀寔宜極法但嘗經將帥微有塵露臯疑
從輕事炳前策請在降減特原餘嗣臣過荷隆寄言必
罄誠謹陳管穴式遵弘典伏願聖明特垂允鑒臣思不
出位誠昧甄錄追言既往伏增慙慙詔曰黃回擢自凡
豎夙負疵釁貫以憲綱收其搏噬雖勤効累著而屠戮
甚多新亭背叛投拜寇塲異規旣扇廟律幾殆幸得張
敬兒提戈直奮元惡受戮及景受結逆履霜歲久乃密
通音譯潛送器仗氛沴克霽狡謀方顯每存容掩冀能
悛革故翦茅升爵均榮勲寵凶諷有本險慝滋深搆誘
敬兒志相攻陷悖圖未遂狼戾彌甚近軍次郢鎮劫逼

府主兼挾私計多有徵索主局咨疑便加箠楚專肆暴
慢罔顧彝則膺牧西蕃徽賁惟厚曾不知感猶懷忿怨
李安民述任河濟星管未周貪據袞要苦祈回奪黷謁
弗已叨侈無度遂請求輿服僭擬私飾又招萃賊黨初
不啟聞傷風蠹化莫此之甚宜明繩裁肅正刑書便收
付廷尉依法窮治回時有部曲數千人道成欲收回恐
其爲亂乃召回入東府至停外齋使桓康將數十人數
其罪而殺之時年五十二子僧念尙書左民郎竟陵相
未發從誅回旣貴祇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每至明
寶所屏人獨語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
隨之供送以此爲常

史敘曰回曳尾溷濁附翼風雲遂能握符建牙提師千里亦一時之遭也然性質凡鄙不學無術方在郢城固求南充覺迹既露帥眾輒還何異送死哉京口石城之舉回皆與謀顧卒首鼠不發坐觀敗覆回雖趨捷豈非匹夫之勇耶使回挺身唱義勒師反戈事卽不成不失與諸袁同遊也而乃俛首外齋父子駢戮悲夫

沔陽州志卷十四

盧靖校刊